

SHERLOCK HOLMES
百年经典 全本精译 原版插图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

最后的致意



「英」亚瑟·柯南·道尔／著

傅怡／译



世界侦探小说的鼻祖，侦探小说史上无可超越的里程碑
译成 56 种文字，畅销全球上亿册，与《圣经》相媲美

上海出版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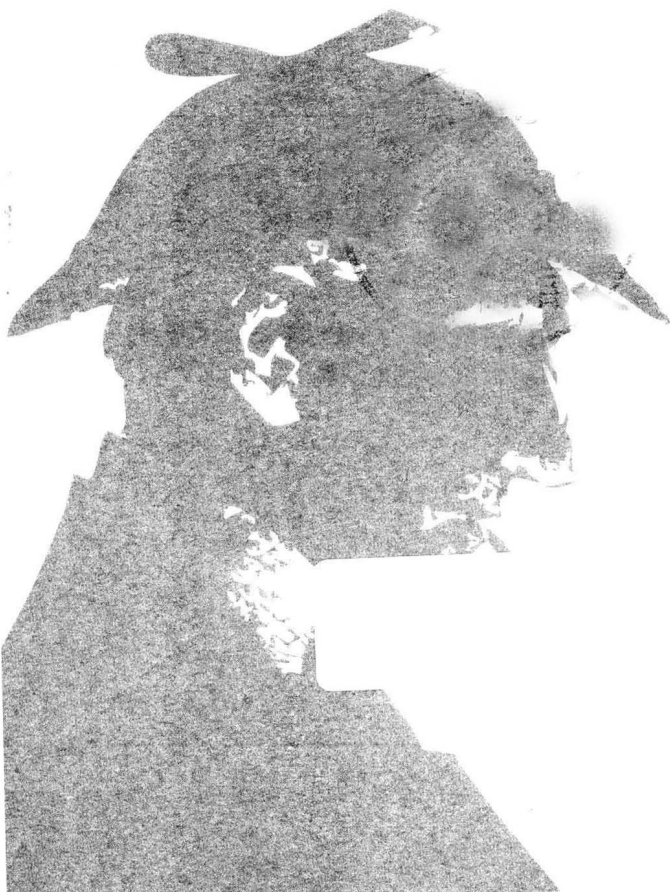
SHERLOCK HOLMES
百年经典 全本精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

最后的致意

2013·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

〔英〕亚瑟·柯南·道尔／著
傅怡／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最后的致意/(英) 柯南·道尔 (Conan Doyle, A.)
著; 傅怡译. —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 2012.12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
ISBN 978-7-5442-6416-7

I. ①最… II. ①柯… ②傅… III. ①侦探小说-小说集-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86640 号

FUERMOSI TAN'AN QUANJI: ZUIHOU DE ZHIYI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 最后的致意

作 者 (英) 亚瑟·柯南·道尔
译 者 傅 怡
责任编辑 张 媛 李凤君
特约编辑 陈荣斌
装帧设计 北京蒋宏工作室
出版发行 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 (0898)66568508(出版) 65350227(发行)
社 址 海南省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电子信箱 nanhaicbgs@yahoo.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廊坊市华北石油华星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90毫米×1280毫米 1/32
印 张 7.5
字 数 168千
版 次 2013年4月第1版 2013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6416-7
定 价 14.00元

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世间再无福尔摩斯

福尔摩斯，一个原本虚构的人物，百年来却几乎迷倒众生，乃至英国皇室竟破天荒地将条件苛刻且严肃的爵士爵位授予这位小说中的英雄。

福尔摩斯是谁？据说这个人物的原型是作者阿瑟·柯南·道尔在爱丁堡大学念书时的一位老师，可能再加上他自己的一部分。尽管有些古怪，但毫无疑问，福尔摩斯不是神。他乘坐大家熟悉的马车或火车，出没在十一月伦敦的大雾之中；他住在众所周知的旅馆里，阅读《每日电讯报》和其他流行的报纸……他是一个聪明人，因为太过聪明，以至于总是不怎么相信别人，更不要说相信女人；他是一个自负的人，那种骄傲自负已经变成了他社交谈吐的方式，好在人们早已习惯并觉得他完全配得上这种德行；他常常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总做出些让人莫名其妙的事情或举动，甚至得罪了很多“正经人”；他是一位名侦探，因为他的出现，人们从此相信正义真的离人间不



远；他的智慧柔时像水，坚时如钢；他之所以出名，是因为世人从来不曾怀疑过他的真实存在。

1894年，阿瑟·柯南·道尔曾一度决心停止写作这类侦探故事，因此他安排福尔摩斯在一个戏剧性的时刻堕入深渊中淹死，并让华生来结束《福尔摩斯之死》这个故事。岂料，痴迷的英国读者们竟然无论如何也无法接受这个噩耗，成千上万的伦敦警察、工人、市民情绪激动地上街集会，浩浩荡荡的人们抬着棺材，在贝克街221号门前，一遍又一遍地高呼“福尔摩斯，复活”的口号。此情此景令阿瑟·柯南·道尔感动得热泪盈眶，于是，他不得不让福尔摩斯在下一个故事里面“起死回生”。从此，福尔摩斯得以永生。

至今，小说中所谓的福尔摩斯居所——伦敦贝克街221号仍然会收到许多从世界各地飞来的“福尔摩斯先生亲收”的信件，其中不乏询问案件破解方法、报告福尔摩斯其最大的死对头莫里亚蒂教授行踪等等看似荒诞的内容。

荒诞的背后是温情的呼唤——福尔摩斯不仅仅属于十九世纪的英国，更属于二十一世纪的全人类。很多很多年前，福尔摩斯曾漫不经心地说道：“伦敦的空气因我的存在而变得清新。”事实上，何止伦敦，他的名字所涤荡过的空气想必曾到过无数我们难以想象的角落，只是我们从未刻意收集……

毋庸置疑，《福尔摩斯探案全集》可谓开辟了世界侦探小说的“黄金时代”，堪称不朽经典。它曾被译成五十七种文字，风靡全世界，备受读者推崇，号称“绝对不能错过的侦探小说”。英国著名小说家毛姆曾说：“和阿瑟·柯南·道尔所写的《福尔摩斯探案全集》相比，没有任何侦探小说曾享有那么大的声誉。”

作为一位弃医从文的伟大作家，起初阿瑟·柯南·道尔完



全没有预料到福尔摩斯会对他的身前身后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并最终为其带来如此经久不衰的莫大荣誉。这个形象最早出现在他的作品《血字的追踪》及《四签名》中，那两本小集子于1887年至1890年间相继出版，虽然开始投稿时并不被看好，甚至曾被许多出版社退稿，但不料作品一经问世便追随者无数，还一度形成崇拜福尔摩斯的宗教性狂热。于是阿瑟·柯南·道尔从此一发不可收拾，相继在三十九年间断断续续写了五十多个福尔摩斯的探案故事。这些故事后来被收录在一起，形成了《福尔摩斯探案全集》。随后各国都开始纷纷出版之，包括爱斯基摩文和世界语译本在内，迄今全球总印数以千万计。

福尔摩斯在中国同样家喻户晓，其最早进入中国的年代甚至可以追溯到1896年，当时是以《英包探勘盗密约案》的名字开始在《时务报》上连载，并署名“此书滑震所作”。滑震即华生，之所以没有出现作者阿瑟·柯南·道尔的名字，可能是由于小说绝大部分是从华生的视角叙述的，造成了译者的误会。

此后一个世纪匆匆过眼，其间出现的《福尔摩斯探案全集》中译本不下二三十种。

2009年5月22日是“福尔摩斯之父”阿瑟·柯南·道尔爵士诞辰一百五十周年纪念日，世界各地的“福迷”为此展开了各式各样的纪念活动。而作为资深“福迷”之一，本人以为，个人能够奉献的最好的纪念方式莫过于在二十五年间无数次地精读本书之后，而今再译福尔摩斯。事实上，在彻底的“福迷”心中，福尔摩斯、柯南·道尔乃至华生，他们三人早已深深地重叠到了一起，说不清到底是因为痴迷福尔摩斯而欣赏华生，还是因为怀念福尔摩斯而更怀念阿瑟·柯南·道尔。



出于对此三者纯粹的痴迷和热爱，本译本在充分忠实于原著，充分借鉴前辈翻译家风格、手法的基础上，也更注重于藉本书寻求更接近于他们灵魂的真实表达，寻求故事之外更接近于那个时代的深刻内涵。

同时，本译本希冀更符合时下读者的阅读感受。当然，受能力和水平所限，译者深知其中难免存在错漏及不尽如人意之处，所以恳请各位专家、读者不吝指正。

毕竟，世间再无福尔摩斯。

傅怡



目录

- 死亡追踪 / 1
- 纸盒里的人耳朵 / 37
- 暗语揭秘 / 67
- 潜艇图的追查 / 93
- 福尔摩斯之“死” / 131
- 郡主的失踪 / 151
- 魔鬼脚根 / 177
- 间谍之死 / 209



死亡追蹤



我从笔记本里看到这样一条记载：1892年3月底，寒风呼啸的一天，就在我们吃午饭时，福尔摩斯收到一封电报，并马上回了电。他也许在想问题，因此一直沉默着，我这样判断的原因是看到他在壁炉前站着表情很沉重。他边抽烟，边看着那封电报，他突然转向我，眼中有种神秘感。

福尔摩斯对我说：“华生，假如用文学家的思维解释的话，‘怪诞’是什么意思？”

我答：“不平常，古怪，奇怪。”

他不同意我的看法。

他说：“我觉得还有更多的意思，再深入一点，就有悲惨可怕的意思。我是因为你的那些经常折磨公众心理的文章才这么说的，我认为怪诞有更深的犯罪的含义。”

我惊奇地问：“难道电报中有这词？”

他大声读出电文：

碰见了难处理且怪诞的事，能帮助我吗？

斯考特·艾克尔斯

查林十字街邮局



我问：“是女人还是男人？”

“女人不拍这种电报，此种电报得先付回电费。另外，要是女人，她自己会来的，肯定是个男人。”

“想见见他吗？”

“亲爱的华生，你可知道，自关押了卡鲁斯特以后，我是多没意思啊！我的大脑像部机器，没工作也不能制造产品。生活如此平凡，报纸又这样无味，咱们的生活也太可怕了。因此，无论现在有多么小的事情，我都想研究一下。听！人来了，咱们要见到他了。”

真的听到一阵脚步声。不一会儿，进来一个身材魁梧、长有花白胡子的人。从他高傲的气质和悲痛的带有怒气的脸上，可以看出，他的经历打破了他原来的宁静生活。他一坐下，便马上讲起来。

他说：“福尔摩斯先生，我碰见了件又奇怪又不愉快的事，我从未遇到过这样的怪事，这是最让人难以忍受的事情。我必须叫他们给我作出合理的解释。”

福尔摩斯很温和地对他说：“斯考特·艾克斯先生，你先坐下。你首先回答我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能想到找我？”

“先生，我认为此事和警察没有一点关系。你听完此事，肯定会认为你能管这件事。尽管我对私人侦探这种职业没兴趣，可是我早就听说了你的大名——”

“对，对。但是，为什么事情发生时你不来呢？”

“你这是什么意思？”

福尔摩斯看了一下手表。

他说：“现在两点十五了，可你是在一点左右拍的电报，如果不能一下看出你是刚醒来就有了麻烦，那他肯定没注意你的打扮。”



“你这是什么意思？”



那人理了理蓬乱的头发，用手摸了一下自己的下巴。

“福尔摩斯先生，你说得很对。我没想到要梳头整理，我最着急的是赶快远离那恐怖的房子。我到处去打听房子的事儿，结果呢？他们对我说加西亚先生的房租早交了，并且说威斯特里亚一切都正常。”

福尔摩斯很有礼貌地说：“先生，对不起。请不要像我朋友华生一样，先说结果，这习惯不好。请你冷静点，将事情的全过程和我说一下，好吗？我真不明白什么大事能让像你这样优雅的绅士，不洗脸梳头，纽扣也不扣，就跑来求助了。”

那个人愁眉苦脸地坐在那儿，自己看了看，觉得衣服确实不整齐。

“先生，我这种打扮的确很不好。但我还是不清楚怎么会碰见这种怪事，太难以置信了。我会将整个事件都和你说的，你听后便会明白我为什么衣冠不整了。”

他刚开始讲这个故事，就听见楼梯上有一阵喧闹，荷得森太太进来了，她后面跟着两个非常健壮有点像官员的人。我们认识其中的苏格兰场的葛莱森警长，他长得很帅，声音具有磁性，算是一名猛将了。福尔摩斯和他握了手后，他给我们介绍了另一个人，他是萨里警察厅的警长贝尼斯。

他看着那个男人说：“福尔摩斯先生，我们一直跟着他，结果呢，他来到你这儿了。你是约翰·斯考特·艾克尔斯先生，住在里街波汉公馆吗？”

“对。”

“我们俩跟了你一上午了。”

福尔摩斯问：“你们是因为电报才跟他的吧？”

“你说对了！我们就是因为那封电报一直跟到这儿的！”

“约翰·斯考特·艾克尔斯先生，请不要慌，我们就需要



口供，关于阿洛依苏斯·加西亚先生，他住在厄榭附近的威特斯里亚，你和我们说一下关于他昨天死去的一些情况。”

那男人听见这话，非常慌乱，脸上毫无血色。

“什么？他死了？！”

“是的，死了！”

“如何死的？出了什么事吗？”

“可能是谋杀！”

“上帝啊！吓死人了！你——你是否觉得，这事和我有关系？”

“我们从他口袋中发现了一封信，从信中我们知道，你昨晚想在他那儿睡觉！”



“什么？他死了？！”

“对！”

“哦？你在那儿睡了？”

他们此时取出了记录本。

福尔摩斯说：“稍等，葛莱森警长，你们仅需口供吗？”

“斯考特·艾克尔斯先生，我们提醒你，有这口供我们就能控告你。”

“你们进来时，艾克尔斯先生正要和我们说这事的详细情况。华生，为艾克尔斯先生拿杯白兰地。这样，他就会把事情说得更清楚些。先生，讲吧！别怕，你就像刚才那样，当作这儿没人，非常清楚地讲给我们听。”

他接过白兰地，一口气喝完。过了一会，他的脸逐渐有了血色。他很紧张地看了一下那个记录本，便开始和我们讲述他的经历。



他说：“我是个单身，特别喜欢与人来往，所以有好多朋友。麦维尔先生是个个体业的酿酒商人，在肯伯顿的阿伯麻尔楼房中住着。我不久前由他介绍认识了一个叫加西亚的年轻人。我知道他是西班牙血统，和大使馆有点联系。他的英语讲得很好，特别惹人喜爱，甚至可以说，他是我见到的最英俊潇洒的男人。

“我们俩很合得来，好像他一开始就挺喜欢我。我们刚认识的那天，他还去我那儿拜访我，并且好几次让我去他家玩，因为盛情难却，我就去了，也就是昨天晚上，奥克斯肖特和厄榭间的威斯特里亚住宅。

“我去以前，他和我说过一些他家的情况。他有个很忠实的西班牙仆人，他能替他照管好所有的事，这仆人是他的管家，英语也说得很好。还有一个在旅途中得到的混血种厨师，他做的菜非常好。我记得他曾和我这样说过：萨里中心竟然有这种房子。他对我说很奇怪，那时我和他的想法一样，尽管它比我们想象的更奇怪。

“我坐车到了厄榭南面，那儿距厄榭两英里左右。房子后有条大路，那房子特别高大，房屋前有长满杂草的矮灌木丛，灌木丛中有条很难分辨的车道。这很明显是一所老宅子，由于很久没人修了，因此到处都很破烂。我们的马车经过了一路颠簸，沿着弯曲的小道来到大门前时，我被眼前的情景惊了一下。大门的漆像是经历了多少世纪一样，落得一块一块的。我那时想：我不太了解这房子的主人，这么来是否很蠢。没想到是他亲自给我开的门，并且好像非常欢迎我的到来。后来，他让一个男仆将我带进早就准备好的睡房去。这个脸黑黑的还有几分忧郁的男仆帮我拿着书包。我一进这屋，便发现这儿的气氛特别压抑。



“后来，我们就开始吃晚饭，主人看起来很殷勤，但我看得出他还有别的事。因为他有时候说话连自己也不知道在说什么。他的眼神飘忽不定，好像没有一个让他觉得安稳的地方。他的腿在颤动，并且有时还咬指甲，一点也不专心，和我说话时东一句，西一句，看来他的心情很不安。我觉得那顿晚餐根本不好，主人和我说话也不投机，还有那个阴沉着脸的黑仆人，都快使我窒息了。我浑身上下都不舒服，好像透不过气来。那时候，我好想随便找个理由回家去。

“我硬着头皮吃完这顿饭，对！我们快吃完饭时，仆人送来一张纸条。也许这纸条和你们要调查的事有关，我倒注意主人的每一个神情，他看完纸条就更古怪了，好像我根本不存在一样。他自己呆在那儿抽烟，眼睛直直地盯着一个地方沉默着。我不知道纸条上写着什么，因此十一点多，我就睡觉去了。我刚躺下一会儿，加西亚就在门口问我：‘你按铃了吗？’我回答：‘没有！’房里那时伸手不见五指。他向我道歉后，就让我快睡吧，那时都快一点了。我后来就逐渐睡着了，并且一直到天亮。

“没想到，天亮以后的事更奇怪。我醒来一看表都快九点了，我昨晚告诉男仆八点叫我，他为什么不叫我呢？因此我便按铃叫仆人，可他没上来，我又按了几下，仍然没反应！我当时只认为是铃坏了，便赶忙穿上衣服去楼下洗脸，可到了楼下也没发现一个人。因此我大声喊叫，可仅有我自己的回音。我从一个房间到另一个房间找人，发现只剩下了我自己，我便慌了。我记得昨晚加西亚给我指了他的房子，我赶忙去敲他的房门，仍没应答。我便推门进去了，可是从房间那整齐的被子就可看出，昨晚根本没人住。他们全走了！那些仆人、厨师，全走了！因此我只好结束了对加西亚的拜访。”